

# 过腊八 迎新春

□冯复兴

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去年那碗腊八粥好像还在冒烟，今年的腊八粥又来到了面前。腊八节并不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节日，仪式感也不是那么强烈，只是一碗腊八粥而已，但从古至今已相传数千年。

此时的人们，精神兴奋，各有各的想法。小孩子挂在嘴边的一句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像敲边鼓一样在催促着大人赶快干活。大人们牢记着天道酬勤，尤其是最响亮的一句话：“有钱没钱，干干净净过年。”有许多事，大人们都推到农历腊月再干，因为在农历腊月办好了，在新的一年里就会大吉大利，所以也是为了图个好兆头。庭院被大人收拾得整整齐齐，看上去心里面十分舒坦，达到了“干干净净过年”的目的。

最辛苦的是母亲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她一年四季忙得不能睡个囫囵觉。母亲晚上纺线，白天织布，还有一日三餐的煎炒烹炸、洗洗涮涮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有一天晚上，母亲的纺车声停得比较早，我好纳闷，直到闻到腊八粥的

香味，才心中一亮：明天是腊八节，母亲忙着去做腊八粥了。

天一亮，大家都早早起床，高高兴兴地喝起腊八粥。这一年一遇的腊八粥，既亲切又好喝，除唇齿生香外，那香味还飘到院内，然后飘向天空，大家尽情享受着腊八节的快乐。

干干净净过年，不仅仅是要求环境整洁，更重要的还是个人卫生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人都不富裕，衣着打扮都很朴素，都知道衣服不怕旧、不怕烂，就怕不干净。尤其是小孩子穿的衣服太脏，人家不笑话小孩子，会怪家长懒，不及时给小孩子清洗。这在平时还不十分明显，过年时就会引起街坊邻居的议论。所以，母亲们心里都暗暗地憋着一股劲儿，进行一场不是比赛的比赛，争取赢得一个好名声。于是，她们没日没夜地大干一场，要让自己的男孩整整齐齐、女孩花枝招展，得到大家的羡慕与夸奖。

腊八节在腊八粥的香味中度过了，一年一次，如此一年年循环。

如今，超市里一年四季有卖腊八粥的，虽然包装精美，省事方便，打开一饮而尽，但没有了童年时光的幸福感。为了享受那童年的幸福滋味，我按照母亲传授的方法自己熬腊八粥。这样熬出的腊八粥永远也喝不烦，因为那里边包含着伟大的母爱。



## 难忘那个雪夜

□朱帮义

1966年，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现在的北京市房山区陀里镇口头村。我曾是一名铁道兵，没有固定的军营和营房，长年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或民房里。那一年，部队正在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山西原平的铁路。因施工需要，我们就居住在三面环山、一面向水的口头村。

北京的冬天特别冷，那年刚进入12月就开始下雪，一场接着一场，头一场雪还没有融化，第二场雪就又开始了。空中飘着雪花，田野里、沙河两岸、山上山下，遍地白雪皑皑，给施工带来了极大不便。

那一年，我由副班长提升为班长，我所在的六连九班是连队的尖子班，年年被连队评为“四好班”。有一天收工了，我带全班唱着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”往住处，嘹亮的《打靶归来》歌曲回荡在空中。开饭了，副班长带着两名战士从炊事班打来了晚饭。那时候，部队的伙食很简单，晚饭就是馒头、稀饭和一个菜。一天施工下来，战士们早已饥饿难耐，一个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我是班长，什么事都应当争先，但是吃饭不能同战士争，我会让战士先吃，我后吃。但是，我吃饭的速度要比战士快，要先吃完，做表率。这时，我突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，一阵阵地疼痛。“班长，咋啦？你的脸色这么难看。”“可能是胃病又犯了。”我有气无力地回答副班长。“我去连队找卫生员给你看看。”副班长说着跑向连部。十几分钟后，卫生员背

着药箱来了，他让我躺下作了个全身检查，说：“还是把你送去团卫生队的医院治疗吧！”我回连队打电话，让卫生队派救护车把你接走。”卫生员说完急忙走了。

天公也不作美，又下起了鹅毛大雪。救护车来了，战友用担架把我抬上了车。救护车一出村，就迎来呼啸的北风，雪花飘飘，寒冷刺骨，村外白茫茫一片，分不清哪是道路，哪是麦田。当救护车行至村南头的大沙河漫水桥时，汽车轮子突然陷进了冰水里，司机加大油门向前冲，前进不动；又设法向后倒，后退不能。于是，护送我的几名战友下车用铁锹、洋镐铲雪、除冰，司机又试了几次，救护车仍然开不出来。我的胃疼得更厉害了，大雪天冒了一头汗。这时，有战友提议：“别用救护车了，咱用担架抬着班长去医院吧！别误了班长的病情。”他们说干就干，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把我抬到担架上，两个人一组，四个人轮换着抬。河床上结了冰，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雪，战友抬着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，十分困难。突然，后面有个战友跌倒了，随后我也从担架上摔了下来。“班长，疼不疼？”战友关心地问我。“不疼，不疼，走吧。”这时候，我更加体会到战友的亲情，情深似海。